



子華子卷下

晏子問黨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群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虚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背誕死黨之交布散離立聯累羅絡而爲之䟽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間也士以廉潔而自好者夫孰肯舍

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洒焉若將以有浼焉必不容矣
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脩而隳之曰黨人也人君曾
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於是有流放戮辱之事
夫士之自好者削斲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
糊口其孰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嘻
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小異
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跡矣小人之始至於齊
也媿媿脂韋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矣小人之
至於齊爲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未艾也人
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因以
隳游士之脩舉齊之朝將化而爲私人也日往而月易
築壇級於公宮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
殆矣乎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
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
也端以有修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
無失業其四野之外耒耜從其宜溝畎以其便其民愿
而從法䟽而弗失上下翦翦惟其君之聽蓋氣伏息災
疫不作四鄰寢兵而珪玉纁幣以承其懽此非治象而
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第而不除野荒而

荐饑其去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本聞之下
無言謂之暗上無聞謂之聾聾暗之朝上有放志而下
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勺龠合以登之斛廩則成矣
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瑯琊之東渤海稽天非一水
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
事者其悖矣乎墨以爲明狐而爲蒼以一爲二以二爲
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獲其所同忌前而排孤媿媿
脂韋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恃便公不能禁也猶之
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爲儀則廐無
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

以大小徑廣爲儀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
其才而以勢地爲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
爲國也表海而負隅輪廣隈澳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
達游士之所湊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鮑國之私
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游士無所植其
足則憑軾結轍而違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
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爲叢祠也不過於卮酒
而鬻肉蕪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樵萃也甚矣所
欲以爲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畧具矣夫子之於
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謦欬而

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偏矣晏子曰善微吾子
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犬彘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
有罪矣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
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
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爲陋而有虞氏
沐戒於塗髹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
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
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滲沓其所以出而謹節
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

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
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
爲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爲也中
人之家計口然后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
有天下者大噐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
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柰何而以
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爲庾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
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
階塗髹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
之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裳幅遂如神明之居輯五

瑞以見群后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
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袵衣而鼓五絃之琴畫
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
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莖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
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
翦者惡有所謂塗髹以自怵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汙
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
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
則殺可豐則腆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畝之經入而土
階以居欲有塗髹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
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
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偪賤居大而侵小夫以王公之尊
而圉隸以自奉難爲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
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爲儉也不
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也終
不敢以論約

執中

子華子曰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之爲道也幾矣寓中
六指中存乎其間兩端之建而中不廢也是故中則不
既矣小人恣睢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執其受禍也必酷

矣何以言之朱明長羸不能盡其所以爲溫也必隨之
以擎斂之氣而爲秋玄武沍陰不能盡其所以寒也必
隨之以敷榮之氣而爲春孰爲此者天也天且不可以
盡而况於人乎是故誠能由於中矣一左一右雖過於
中也而在中之庭一前一却雖不及於中也而在中之
皇及小人好盡則遠於中矣遠於中則必窘於邊幅而
裂矣必觸於巖牆而僵矣必墜於坑塹而亡矣如以石
而投之於淵也不極則不止矣悲夫天道惡盡而昧者
不之知也古之君子齊戒以滌其心奉之而不敢失者
其中之謂歟天地覆壓中不磨也陰陽並交中不淪也
五色玄黃亂於前中不失也悲夫世之小人快其志於
俄頃之久而促失其所以爲中也危國喪身而不早悟
也惟其測然而以中怛之怛之而不早悟也是之謂下
愚而不可動化者也

子華子曰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
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
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
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愴恍而有所
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
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

子華子曰道之所載四出拓或作宕坦有足者斯踐之矣夫何故平故也恢濔濔瀕而無不容一與二二與三吾不知其攸然而同謂之平夫何故虛故也惟虛爲能集道惟平爲能載道無所於闕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左不偏於左右不偏於右無作好也無作惡也如懸衡者然平之至也心曾之兩間其容幾何然則歷陸嶽嶇太行鴈門橫塞之靈臺之關勺水之不通而奚以有容嗜欲炎之好憎冰之炎與冰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是故革四擴則裂胃中滿則充薄氣發暗惴怖作狂積憂損心心氣乃焦故曰一虛一平而道自生一平一虛而道

自居

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王者有嗜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也

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庠者隆之因虧者成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以無體故無有生死以無名故無有有無以無數故無有隆庠以無形故無有成虧既已域於四象者矣完不能無毀也是以韋革雖柔擴之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剛柔重輕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盡故古之制字字爲之破而文亦

如之

子華子曰周天之日爲數三百有六十閱月之時爲數三百有六十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五方之物其爲數亦如之鱗蟲三百有六十震宮蒼龍爲之長羽蟲三百有六十離宮朱鳥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兌宮麒麟爲之長介蟲三百有六十坎宮伏龜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盈宇宙之間人爲之長一人之身爲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爲一故曰天地之間人爲貴

子華子曰撞鈞石之鐘六樂合奏於庭所以寫樂也而隱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鬱搖而行歌促絃而急彈所以寫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歡不主於憂故也然則憂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內也內之所感赭蒼互色東西貿區而昧者則不之知也故曰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逝者歟

子華子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爲宗也徧覆包涵天之所以爲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爲功也道無依阿天無從違帝無決擇然則心烏乎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怒赤子匍匐使

我心惻隱於慈故也凌波而先濟政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恕故也此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矣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焉道之所去也天之所違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茲心爲慈如心爲恕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是以挾道理以御人群者庸詎而忽諸子華子曰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紬之紬思或作由是以相屬也姓由之由族由是以有分也橘由之由味由是以有別也宇宙之由理由是以有傳也禾之由油由是以登也雲之由雨由是以降也憂心之由由是以動也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正也故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者也

大道

子華子曰大道有源其源甚真名曰空洞空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功同立於玄縱而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網萬有以藏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謂也大道之源其源甚真無物不稟無物不受無物不度廣盡於無畛細淪於無間付畀稟受而不加貧醜酢應對而不加費故曰通於一萬事畢此之謂

也

子華子曰仰而視之玄在馬俛而察之玄在馬旁行而四達玄在馬迎而望之玄參乎其前也據足窘行去而違之玄瞠乎其後也是故玄無所不在也人能守玄玄則守之不能守玄玄則舍之

子華子曰火宿於心炎上而排下其神燥而無準人之暴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於肝觸突干抵而銳其神狷束而無當人之樸慥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於肺磴訇而不屈罄而不能仰也其神濶踈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於腎瑟縮以湊險其神

伏而不發人之姸媯脂革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滌漉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瀝納以取禍者脾使之也火氣之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水氣之喜藏也土氣之喜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知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於其所喜五事各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究之不一泄夫是之謂善完

子華子曰甚美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俱首則見

之者棄之而走更之以輕紈阿裼焉則向之走者留行
矣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脩而名不立無爲於擇術
矣庶羞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爲於貴饌矣抱
壁而徒乞無爲於貴寶矣敢問夫子之所以志子華子
曰然釜槩之於量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
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廣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楹
績拱猱狁逃焉且員動而方息所性不同也火炎而水
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議本之所以志必
不諧矣無以則有一馬而願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

純粹美之氣而不敢傳焉託於物以寫其響流形於萬
有而不敢以有爲試嘗論其微矣佼麗之苦窳也而醜
則堅牢華璧之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
可以全也如是是不可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爲
也惟知道者幾幾乎其能全今大夫少脩而端慤壯長
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為人之的其犯難也
果其量物也褊而又且徑往而直前矯拂人之所不欲
而規以自立甚無所用之虛名此非本之所得知也夫
目之明能見於百步之外而顧不見其背也惟墻之後
則無睹也無以則有一馬而願因以有獻也

子華子曰萬物玄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
吾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一者衆有之宗也道得
之謂之太一天得之謂之天一帝得之謂之帝一帝一
也者立乎環中扣其響而不得也味其臭而不得也渾
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茫茫兮如無所終窮
天一也者爲而不宰成而不有機之所由以出焉機之
所由以入焉太一也者有而無家能化一以爲二化二
以爲三因三以成萬物故曰一之變大矣在三而三在
九而九有萬不同而管于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知
昧乎一術無一之能知是故音聲顏色臭味之數不過
於五五者立於一一立而萬物生矣

子華子曰寒濕溫燥晦明之變則大矣形怛乎化則涸
而其形無盡喜怒哀樂思懼之化則備矣神經乎變則
涸而其形有餘正氣之在人也上下灌注如環之無端
莫知其紀極也不可以爲量也是能使其神之所澤鬱
鬱勃勃而不可屈是能使其形之所宅完固靜專而不
可撓是故能通於養氣之術者不可以不務白也且氣
不勝邪攻之矣攻之而不已則氣必挫挫之而不已則
向於消亡矣正氣漸盡邪術壯長心傷於中而色澤外
變神去其榦而死矣是以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邪䟽

源以毓真深居靜處不爲物撓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
魂魄守戒謹窒其兌專一不分真氣乃存上下灌注氣
乃流通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固
其府源流出出滿而不溢冲而不盈夫是之謂久生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衰
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
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員曲折湛於所遇
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磬匄淙射湛
於所闕而響易矣洄洑洑溶湛於其所以容而態易矣
醖淡芳奧湛於其所以洌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非水

性也而水之所以爲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慎其
所以湛之

子華子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宮
以制萬品謂之實也冲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
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
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
與八蹈一而下沉也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
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
數莫大乎五莫中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北宮意問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晷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修爲而至於是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効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冲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秦宰之養爾彼其視澧

液甘露也眇澮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瓌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沒天下大亂父子失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著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蹶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

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后世之人主
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爲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
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於天借或氣然而數繆
也忽有鍾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
以爲祥君臣動色士庶革聽以至作爲聲歌而薦之於
郊廟錯采績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爲後世莫我
之如也彼其却數於上世其所謂豢牢之養也明澮之
寫也哇圃之毓也篋襲之藏也章章焉如日星之在上
也乃始矜跂而以爲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
也甚矣其亦弗該於帝王之量者矣

子華子居於苓塞北宮意公仲承侍縱言而及於醫子
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瀹也瀹者養也腑藏
之伏也血氣之留也空窾之塞也關鬲之礙也意其所
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四然者而謹訓於理夫是
之謂醫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
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
有餘者彌乏矣察於二反者而加疏瀹焉夫是之謂藥
故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瀹也瀹者養也北宮意
曰正惟是世俗之醫所不能爲也雖然意聞之也有所
資於意不如無意之爲愈也有所待於養不如無待之

為愈也敢問人有精神也其升降上下與晝夜相通也與天地相灌注也其為種凡有幾子華子曰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吾次其所以學也而擇取之矣夫天降一氣則五氣隨之寄備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

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是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如之血氣和合榮衛流暢五藏成就神氣舍心魂氣畢具然后成人是故五藏六腑各有神主精稟於金火氣諧於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返謂之魂並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志之所造謂之思思而有所顧慕謂之慮慮而有所決擇謂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無失

厥常六腑化穀津液布湯故能久長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上則滯神昏則伏魂拘則沉魄散則耗心煩則惑志鬱則陷意營則罔思澁則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此者也所謂養者養此者也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公仲子曰夫子之言也而之問也承也得所未之嘗聞如發部馬願夫子益其說而稽徵其所以解也子華子曰然言固不可以一而足也夫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精爲火其氣爲離其色赤其狀如覆蓮其神爲朱鳥其竅上通

於舌肝之精爲木其氣爲震其色青其狀如懸瓠其神爲蒼龍其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爲金其氣爲兌其色白其狀如懸磬其神爲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爲水其氣爲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爲玄龜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爲土其氣爲戊巳其色黃其狀如覆缶其神爲鳳凰其竅上通於口是故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耳目五官之候脾之藏意腎之藏精心之藏神肝之藏魂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燠之土以溥之木以敷之金以斂之此以其性言也水之冽也火之炎也土

之蒸也木之溫也金之清也此以其氣言也水在下火
在上土在中木在左金在右此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
火之銳也土之圜也木之曲直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
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則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
材言也水井洫也火爨冶也木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
此以其事言也夫盈於天地之間而充物者惟此五物
也凡五物之有不可無也其所無不可有也微者養之
使章弱者養之使強損者養之使益不足者養之使有
餘無物不養也無物不備也夫是之謂和喜怒哀恐思
不能汨也視聽言貌思不能奪也夫是之謂大和之國
無待於意而爲醫大和之俗無待於養而爲藥不以物
滑和不以欲亂情中無載則道集於虛矣心無累則道
載於平矣安平恬愉吐故納新靜與陰同閉動與陽俱
開若是者由人而之天合於太初之三氣矣以之正心
脩身治國家天下無以易於此術也吾之說盡於此矣
二子拱而退書以識之

神氣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鈞深與天通心清明在躬
與帝同功是以進爲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通而無礙
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而極憂以旁行而塞於四表不

言而從化不召而效證以其所以感之者內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瞑瞑踴踴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誕而情不應蓋先霜霰以戒裘爐者矣機括存乎中而群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長短頡悟百疾俱作時方疾癘道有繼負盲禿狂偃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蜺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犬痾夏霜冬雷繆盭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

留務茲從子華子游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於五源之溪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甚滑稽而難持者文知之矣乎疾之則脫緩之則液焉以逝非捉圜之謂也而所謂善持者能爲之於疾徐之間今女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子之志則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將有剽女之外郭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之車而乘之以馳騁於四郊

者矣取女之所以爲璧者毀裂而五分之者矣夫道固惡於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者矣

子車氏之玃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已也嚙而殺之決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於已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怵於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况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爲然約而自保其固

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子車氏之玃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爲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昏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爲質者矣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爲質夫何所憚而不爲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爲澄子

者或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爲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筈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治古之時積美于躬如膚革之就充惟恐其不脩弗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飈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零而朱草立槁媾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穿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楛懷抱其一槩之操泯泯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靈鷄喑於時

而失其所以爲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

子留子築居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胥見子華子於齊曰先生之役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鼃吟而鼬啼且曉昏而日映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脉膏以發其植物也允允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漑其蘋草之芼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皴栗爛如赭霞藹草之芬從風以揚壑耕溪飲爲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

運而往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河汾之間不吾
容也而寄食於海瀕歲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
其地相埒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知之
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
於山溪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豈無意於
此乎子華子曰爾歸而語而夫子矣而以所以屬於我
者渠渠不忘於我之心鼎鼎如也吾聞之太上違世其
次違地其次違人而之所志其違地矣乎曩者吾有緒
言於會矣曰我必死爾以吾骨反而涉河以從吾先人
於苓塞之下我之意也已有所在矣不得而從於爾之
求矣夫志之所存雖逖而親雖缺而成疆裂壤斷不吾
間也而今而後吾知神爽坐馳於五源之間而亦將朝
夕而惟余是從吾何必往也嘻來賓胥我之不得往猶
而夫子之不得來也詩不云乎莫往莫來使我心疚吾
之與而夫子也其弗覲矣夫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爾會而小子其
謹志之昔吾之宗君爲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邦
鄆脩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爲祥者其族有
三曰井里之璞也曰太山之噐車也曰唐叔異畝之禾
也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吾之宗君請以爲獻王命分寶

玉于魯公時庸展親歸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
之命作嘉禾是以吾之宗君始有蒲璧以朝作程典令
其顯庸書在故府逮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爲
王虎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
於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國并於溫先大夫宣主之棄
世也背違其群而吾之宗君厥有大造於趙宗如瓜苗
之有衍我是以庇其榮而食其實及吾之身雖不釋於
簡主而趙則直吾姓之所宗氏也今主君之爲人強毅
而法能忍詬而無慝挺挺而不回且受人之規言其好
光啓于趙氏之業而大其前人吾且老矣而不得以相
其成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其勿有二心以事主君
惟是窳窳之事吾之所以后其先人者弗儉弗侈况釐
其中其勿以世俗之垢昏而以浼我之所脩乃若爾會
之所以自勗者則惟無宗君之忝其於我亦預有無窮
之聞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

按子華子書首載劉向校定序而藝文志乃無此目
隋唐及宋志悉無吳兢李淑二家書目亦不載必後
世文士依托也朱子曰其理多取佛老醫卜其字多
用左傳班史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類近時巧于模
擬變撰者所爲決非先秦古書也原其所自祇因家

語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意必當時賢者遂
造爲此書以傳合之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二人
皆居越多作鷹書然又恐非所及據此則書之假託
審矣然其文辭論議時有可觀固詞林之所必錄也
丁丑夏日志

子華子卷下

子彙第十冊

添一

